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爲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逄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

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眞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巳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

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棼棼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與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

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即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毠毟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逍遥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

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　今上冊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

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藟非遥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吴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畧舉數人如蔡雍少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

喈今作邑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朏可以類推王簡棲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爲屮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謂巾爲屮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諧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瞰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名大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爲虀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訴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横力辭歸江陵籍没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饘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潯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令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桒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鄞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嚚賓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

往來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輙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筒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既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巳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逌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菖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棼棼或以爲逸少或以爲

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閹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謟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鈴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十惡二閹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裾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 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

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録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巳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

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証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晳陽南陽初慮朱干芩落歸來縵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齊貍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孌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闋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母肅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傅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寛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蝟列
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
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
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
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愼爾
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又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
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苟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朗狐貍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
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
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
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鶬鶬相
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
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
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並爲稱

雙名旣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鰒魚

鰒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鰒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顔之推云卽石决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鰒魚而光武時張

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鰒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鰒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令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脱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惟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與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

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

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臥病云滑憶雕胡飰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嫺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鍇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

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

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

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喈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

酬之宮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鍾王墨跡然

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

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

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録以備檢閲仍如法縫粘還之與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予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艣中流鵞鸛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雖續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晃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晃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雒日卽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晃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内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婭應舉已試闈入内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婭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

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秇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内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㪚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决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

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風動遺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敌九辯與九歌兮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父招隱士招䰟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説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恠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㦝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令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儁勉如此况他人乎

易贊

吳㓜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簀一條眞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簀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睢傳睢佯死卷以簀置厠中簀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簟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睆者也禮寢簟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之簀非

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月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禮制無不可也明矣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氏酋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

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
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
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符者誤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麌押病也詩交相爲瘉與庾通
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
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

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彴葢榷酒之法作俑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挍醪江流見者撫膺椎骴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餉扶靡遺酒貴米賤旣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卒旁午遝道連坐之人塡溢犴圄甚至中下之家

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
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
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
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
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
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
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來陽縣

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蒲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缿筩

趙廣漢教吏爲缿筩缿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筩竹

筩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缾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秇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卽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

者占二一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旣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戇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況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横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蠧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徵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
入於私宫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
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於色賢人見其
萌故詠關雎之説淑女正宫儀以刺時三説不同
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
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
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

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幷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

古文者科斗文也即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許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楊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之擊節嘆賞曰昔讀心

鈆錄知紫電清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盍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悖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掇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秇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

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宫之玉帳又袁阜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宫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猒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黄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别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雷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
礉火井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
而絶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
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傷
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
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

之弟見坊記註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四